

当了三个月的爸爸 还没见过儿子啥模样



老照片
拍摄时间:1965年
当时:父亲 许登文 29岁
母亲 杨家珍 28岁
儿子 许继清 100天

新照片
拍摄时间:2011年
现在:父亲 许登文 75岁
母亲 杨家珍 74岁
儿子 许继清 46岁



1963年,在郑州大学完成学业的信阳姑娘杨家珍面临毕业分配。同年毕业的信阳学生都想回原籍,她选择了到条件比较艰苦的商丘。之所以去商丘,一是响应学校的号召,支援灾区建设,二是她已经心有所属,恋爱对象许登文是商丘柘城人,同届毕业生,要分配回老家去,她要和他在一起。

到了商丘,两个人都当了教师,许登文在商丘第一高中任教,杨家珍分到了商丘师范学校。两所学校是邻居,两个人的感情也日益加深。1964年,他们结了婚。

不过,当时商丘连年灾荒,他们的学校地处郊区,土地贫瘠,麦子长得像狗尾巴草,一亩地勉强打30斤粮食,都不够种子钱。当时的主食就是红薯,当地流传一句民谣:红薯干,红薯馍,离了红薯没法活。

许登文父亲去世了,母亲瘫痪在床,兄弟姊妹4人,只有3间房子。和杨家珍结婚时,这3间房有一间半都露着天。吃饭是最大问题,刚刚

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,就连红薯面供应都比较紧张。作为新媳妇的杨家珍精打细算,省吃俭用,为了在有限的条件下让全家人都吃好,想了很多办法。那时候她经常一锅馒头做3样:稀有的白面蒸几个,让许登文的母亲和孩子吃;掺一半白面一半红薯面的,给患有哮喘病身体虚弱在此养病的婆弟吃;剩下纯红薯面窝窝,自己和丈夫吃。

本来信阳人爱吃米,可杨家珍硬是逼着自己习惯了吃难以下咽的红薯面。

1964年9月1日,学校领导通知许登文:中央有文件,1963年以来的大学毕业生,无特殊情况,一律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并且严肃地告知纪律:9月5日报到,运动中间不能请假。这个时候,杨家珍已经有好几个月的身孕了,许登文急忙回家和母亲商量。母亲让他放心去工作,说孩子出生后,就先找亲戚帮帮忙,等到孩子满月了,自己去换班。孩子小尚不需抱,她尽管腿瘫不能动,但坐在床前哄孩子、换尿布

还是可以的。

母亲的话给许登文吃了定心丸,他又对杨家珍叮嘱了半天,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。到校报到后,许登文和60多名大学毕业生被编成一个工作队,深入到周边地区的农村开展“四清”。工作非常紧张,纪律十分严格,忙碌之余,许登文时时牵挂着妻子和即将出世的孩子,每天都祈祷母子平安,焦急地盼望着能有机会回去看看他们。

可是,一直待到第二年的六一,工作队才第一次放假,3个月前,老家有人给他捎来口信,说杨家珍已经生了,是个男孩!此时终于可以见到母子俩了,他日夜兼程往家赶,真是归心似箭。路途中,他想着儿子的模样、妻子的身体、家里的状况,心情十分复杂。不过,初为人父并且即将见到儿子的喜悦还是冲淡了一切担忧。

终于回到家里,他迫不及待地跑进屋里,看到了襁褓中活泼可爱的儿子,欣喜若狂,抱着亲

了又亲,闻了又闻,直到儿子不客气地尿了他一身。杨家珍说:“脱下来洗洗吧。”许登文则摇摇头说:“不洗,不洗,这样还好呢,让我带着尿味走吧,想儿子了就可以闻闻!”

假期只有两天,许登文还要替几位值班不能回来的工作队队员取换季的衣服。所以,他想到能给自己留下点纪念的,就是一家三口到商丘市一家照相馆,拍了这张难忘的“全家福”。

儿子许继清很懂事,他不仅从小就勤奋好学,还能承担部分家务。7岁就能擀面条、蒸馒头。后来有了妹妹和弟弟,就主动照顾他们,替父母分忧。

如今,许登文夫妇在郑州安度晚年。许继清已经博士毕业,在郑州大学工学院建筑设计院任教授了。那张“全家福”老照片被放大挂在了客厅中央,在幸福的今天,全家人都不应忘记那特殊年代的亲情往事。

晚报记者 张翼飞 文/图

他们曾经两地分居 18年 一年只能团聚一次

欢迎读者拨打热线 96678 提供老照片的线索,积极参与我们的栏目。

要求:一、必须是合影,两个人以上最好。二、时间跨度至少在10年以上。三、拍照人最好有故事。



老照片
拍摄时间:1963年
当时:丈夫 秦舒显 24岁
妻子 吕翠英 23岁

新照片
拍摄时间:2011年
现在:丈夫 秦舒显 72岁
妻子 吕翠英 71岁



1958年,19岁的秦舒显从开封杞县老家考上了开封工学院,土建专业,在此之前,他曾在陈留上中学。那所中学名叫陈留第一初级中学,之前只有初中,秦舒显上学的时候,学校成了完中,秦舒显在这里上一直到高中毕业。

1959年,他毕业后的第二年,一个名叫吕翠英的姑娘考上了这所中学的高中。

后来,吕翠英考上了开封技师师范学校。当时中苏关系恶化,技工学校压缩,她被下放到农村老家。秦舒显先被分配到安阳,又被调到郑州,吕翠英一直在开封务农。天各一方,如果没有机会再交集,或许他们就彼此错过,然而,千里姻缘一线牵。

这要感谢秦舒显的二姨,她嫁到了吕翠英所在的村庄,一直替侄子留意着合适的姑娘。看到吕翠英出落得一表人才,又有文化,和秦舒显别提多合适,就登门撮合。细说起来,两人还曾经同学过,吕翠英的父母也觉得小伙子不错。当时,秦舒显已在河南省送变电公司工作了,二姨又跑到郑州跟他说,约定让他俩尽快见上一面。

1963年年初,吕翠英一个人坐汽车来到郑州。两个人在碧沙岗公园第一次约会。彼此并不陌生,一见更觉钟情,于是,很快就确定了关系。当年4月份,秦舒显回到开封,他们来到开封有名的“汴京美光照相馆”,拍下了这张订婚照。

照片上,秦舒显穿着一件人造革夹克,十分精神;吕翠英穿的是自己做的碎花棉袄,戴着流行的白围巾,也是风华正茂。虽然暂时身处两地,但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幸福的憧憬,这张照片他们还要求上了颜色。

当时,国家比较困难,秦舒显做的是技术管理工作,和一线工人们一起劳动,而且送变电工程异常艰苦,全省奔波,居无定所,驻地在农村,施工在野外,风餐露宿,起早贪黑。有一句顺口溜说的就是他们的工作窘境:“远看像逃荒的,近看像要饭

的,仔细一看是送变电的。”

工作的艰苦,秦舒显从来不觉得,他唯一难以承受的是与家人聚少离多,对不住妻子。和吕翠英结婚以后,他一年在家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过半个月,而且吕翠英一直在开封农村,想来郑州解决不了,只能两地分居。这样的两地分居状态长达18年!直到1982年,秦舒显升为土建工程师,按照国家政策,吕翠英和孩子们才得以迁郑,一家人团圆。

在那漫长的18个年头里,吕翠英充分理解和支持丈夫的工作,一个人承担了照顾家庭的重担,自己带4个孩子,种十几亩地,当过赤脚医生、教过小学、拉过架子车……所有男人能干的活儿她都能干,甚至比男人干得更好。3个男孩和1个女孩跟着她也健康成长,日子虽然清贫,却都没耽误上学读书。

让即将迎来金婚的老两口最难忘的一件事是:1975年,一直与父母同住的秦舒显,在老家分到了一个四五分地的院落,小院里到处是坑,需要全面修整。更难得的是,秦舒显正好休假在家,他和吕翠英一起动手,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。因为白天还要干农活,只有利用晚上施工,他和妻子不辞辛苦,并肩作战。因为平日里妻子干得多,自己贡献小,这次他充分表现,处处抢着干。

干了一个多月,终于把院子垫平,他们的小院里盖了3间瓦房。不用说,盖房的时候,还是秦舒显多出力,尽量让吕翠英少干活。看着平整的地面、磊好的院墙、盖起的屋子,两个人的眼睛都有些湿润,这不仅是他们自己亲手筑就的小巢,也是两个人爱和汗水的结晶。

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,秦舒显总觉得亏欠了老伴儿,现在想加倍补偿她。生活条件好了,他每年都要带着吕翠英外出旅游一次。在他家客厅,有一个精致的大镜框,里面都是近几年老两口携手相伴、走遍祖国大好河山的合影。 晚报记者 张翼飞 文/图